

静等花开

□李梅

清晨起来,发现阳台上的朱顶红开花了。

一簇肥厚碧绿的披肩长叶之间,陡然生出二杆类似圆柱形的花茎,顶端各开出两对对称的花朵来,状如喇叭,大而鲜艳。细心欣赏之余,有淡淡的成就感溢满心间。

女儿调侃我,朱顶红的绽放,打破了我养花十年不开的魔咒。

我哑然失笑,想起数年前的翻土浇水,几经辛苦的搬进搬出,便自我辩白道,我享受的是养花的过程而非一味的追求花团锦簇。

身处大二的女儿在学习上一直不温不火,英语六级未过,教师证未考,考研事业未竟,着实让人为她的漫不经心着急。而做为好好学生的她,以完

成老师既定的学习任务为宗旨,开心的玩,放肆的笑,慵懒的睡,以不变的心态应万变的教诲,嬉笑怒骂着度过每一天,且以静待花开的言论宽慰我心。

眼看着阳台上的盆盆罐罐还停留在草的阶段,我着实很急。多浇水勤施肥,眼巴巴的盼望着它们能够够了我的心意,早些长成花的形态。

然而,它们并没有因为不开花就自怜自艾的枯萎下去,而是蓬蓬勃勃的生长在樊笼之中,有风袭来就扭扭腰,有水洒下就摆摆头,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

被我唠叨急了,女儿就说,我知道我明白我懂了,凡事都得慢慢来。她和我养的花草一样,淡定自若的随性生

长,一副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样子。娇艳的朱顶红怒放了一个星期左右,硕大的花瓣一个个收缩起来,空余花茎,再无姿色,像一把把折叠的小伞,枯竭于枝头。

惊闻隔壁老王家的儿子,留学归来,因工作不尽如人意,竟一蹶不振患上了抑郁症,一年多没有出过门了。曾经智商高,学习好的超级神童,如今成了依赖父母生活,啃啃书打打游戏的资深宅男。

我为一颗慧星的陨落而痛心。视频网课的时间到了,女儿打开电脑,整理好书桌,从自由散漫状态瞬间转换成学习模式。上党课、学专业、练太极拳,准备大广赛的策划,俨然一大学院派画风。她还是那个活泼好动,可

爱至极的少女,她还是那个处于学习阶段,青春年少的女生。

我为此刻的温馨画面而感到欣慰。都说优秀的孩子,像极了航天器,一旦发射出去,只会从遥远的太空向家里发出微弱的信号。而普通的孩子呢,虽不能给父母带来外在的荣耀,却能在漫长的温馨岁月里陪伴在侧,尽享实实在在的天伦之乐。

恍惚间似有所悟,好的人生,不需要着急。管她是花还是草呢?身心康健的活在当下就好。

不知是谁说的这句话,真好!每一棵草都会开花,只是花期各不相同。也许有的不会开花,因为他是一棵大树。

纯洁与永恒,在缱绻深情的宋词中,大凡词人们都爱用《蝶恋花》为词牌,写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句。即使没有用到这个词牌,也没忘记把蝴蝶写进爱意绵绵的诗词之中,譬如程垓的:“风敲窗,雨敲窗,窗外芭蕉云作幘,声声愁对床。剔银红,点银红。梦采芙蓉隔一江,几时蝴蝶双。”还有秦观的:“语燕飞来惊昼睡,起步花阑,更觉无情绪。绿草离离蝴蝶戏,南园正是相思地……”真是“蝶来风有致,人去月无聊”啊!少了蝴蝶的点缀,就会少了诸多生气与浪漫。蝶儿翩跹,也能舞出万千诗意。

炎夏时节,百花已过,难得一见蝴蝶翩翩的美丽倩影。它不喜烈日,常在树荫、草丛或溪水边栖息,交尾、产卵,进行着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。这个时候见到的蝴蝶大多成双成对,一起翩飞。“鸳鸯栖梦云水间,蝴蝶双飞上青天。人生愿得长相守,永为眷侣不为仙。”人们把此时的蝴蝶又赋予至新的高度,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祝愿发自肺腑,将白头偕老的夫妻比作双飞的蝴蝶。

蝴蝶就是这么如诗如画地存在于天地之间,成为大自然一道无可挑剔的靓丽风景。在多情的夏日里,于窗内读诗,于窗外读蝶,收获到青青子衿的清凉,收获到蝴蝶翩翩的浪漫!

夏日里的蝶影诗风

□刘刚

蝴蝶,又常常是爱情的化身。先不说神话里的梁祝化蝶双双去,就算现实中的许多文人墨客也常把蝴蝶赋予笔端。有人把桃花比作爱情,也有人把鸳鸯比作爱情,但更多的是把蝴蝶比作爱情。那唯美如蝶的爱情总是象征着

旧时端午

□李凤玲

粽子

小时候,我不记得吃过粽子。但我却记得粽子的香。

应该是个午后,奶奶踮着小脚,去了村东的大河。她要过河里采苇叶。大米小米已经洗好淘净,小米很黄,大米很白,它们掺杂在一起,徜徉在黑色的泥瓦大盆里。

小时候的大河,总是长着丰盛的植物。有荷,有麻,有芦苇,还有亭亭玉立的荷。芦苇的腰身很直很细,叶子却很宽很长,它们在五月的风里站着,莽莽苍苍。

奶奶把采苇叶叫做“打”。她去打苇叶的时候,我没有跟着。我奇怪这样一个小脚老太,年年都要把包粽子这件事,做得如此执着。

苇叶采回来,也泡在瓦盆里。在它一旁的瓢里,还泡着红枣。

夜幕降临,掌灯了。奶奶开始包粽子。她先将苇叶伸展铺开,一层一层地错落交叠,再用手将它们窝成一个漏斗的形状。她捞一把盆底的大米小米,放进这个“漏斗”里。先放水,再放枣。枣放得非常谨慎,有时候是一颗,有时候,是两颗。米和枣都已放妥,奶奶便两手交互着包裹和绞缠,直到苇叶将大米小米包缠得严严实实,滴水不漏。然后,奶奶便用苞米皮捻成的细绳,将粽子缠紧,绑实。摆叶,放米,夹枣,包裹,绑绳。奶奶的工序严谨,动作麻利。包好的粽子依然被放在一个黑色的瓦盆里,棱角分明。奶奶会在第二天一早,就将它们煮进大锅。

我还在炕上睡着,奶奶的粽子就出锅了。我闻见了它的香味,清清凉凉的,非常独特。

这么香的粽子,我却不记得我曾经吃过。也不是奶奶吝啬。奶奶要拎着它们,去看大姑,去看二姑。老话总是说,“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”,而能让她们理直气壮与娘家相连的,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节日。我不馋奶奶的那些粽子,我也不觉得奶奶吝啬。我希望姑姑们幸福,岁月给予她们的,已经太过单薄。

艾蒿

奶奶去打苇叶的时候,顺便,还采回了一大抱艾蒿。村东的大河紧靠着树林,树林里的植物,同样的名目繁多。益母草,藜藜菜。马齿苋,芙子苗。而艾蒿的味道,最为特别。叶子是淡淡的绿,泛着浅浅的白。叶的边缘参差有致,弯出好看的曲线。它和粽子一样,属于端午,属于五月。

早晨的一觉醒来,耳朵里毛茸茸的难受。用手一抠,有东西从里面掉出来。奶奶正在灶下忙着大锅,

老人们说,正因为大通古镇敬重龙文化,所以大通在1998年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水过后实施移民建镇时,才会将新建的镇区命名为“龙苑小区”。

面对老人们的娓娓道来,我情不自禁生发出深入探究的兴趣与无尽的感慨……



赛龙舟

李海波 摄

粽子·端午的味道(外一首)

□吴春萍

一滴上千年的江水
穿越时空隧道
不小心;就
流出了,上千年的端午风情

《离骚》和《九歌》……
在江面上踏波荡漾
还来不及抚慰
诗人远去的清瘦身影,粽子
飘香;屈原
在江底,永远悲伤地吟唱

那些:他一生,都
做忧国忧民的诗行

划一条龙舟,剥
一只粽子——
在江水里,留下
端午千年的味道

古船渡

东方,泊了千万年的龙舟

——那一条古船叫中华
在她悠远古老的心上
长满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时光。
可她
依旧抱紧
身边这条江——
一条弯弯曲曲长的江!
打算与这条江;
与江里的鱼虾和泥沙
生生世世——
共渡!

大通古镇兴盛龙文化

□吴华

大通古镇在历史上曾历经多次战火,导致其无数的历史遗迹存于战火,给我们如今挖掘大通史料、开展文史研究带来极大困难。因工作关系,我常陪领导、客商到大通视察,给他们讲解古镇现存老街、历史文物(遗址)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情况;也常走访古镇寻访一些老人,搜寻有关文化史料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发现大通人有着非常浓厚的“龙文化”情结。

那些老人说,大通是“五龙”聚会之地。这五龙又是指哪五条龙呢?老人们解释,龙是大通人尊崇的神灵,更是大通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。你看——长龙山青龙卧波、河南嘴乌龙点水、祠堂湖上龙戏水,边上那口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余家龙井,据说就是龙一个喷嚏打出的深坑;连春秋时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也化身一条白龙来到大通,所以大通才有古今闻名的端午龙舟竞渡盛会。青通河在大通与长江交汇,是条“河”龙,位于江南大通镇边的长龙山,硬是将长江流向由西向东改为由南向北。大通过去曾是长江中下游的分界点,虽说我国改革开放后重

